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二十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四十五

集部

文選卷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贈答四

贈王太常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琬源載圓折

善曰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 濟

曰折曲也

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

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

大人而有名彰徹也

翰曰水之蓄珠常有音聲雖然祕密光明亦通於上喻君子之道闇而彰也

聆龍

睪砌

九淵

善作泉

聞鳳窺丹穴

善曰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

之泉驪龍頷下說文曰睪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鴛五采名曰鳳鳥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良曰九重之淵龍所居也丹穴山名也鳳鳥所從中出也

歷聽豈多士

善作工

唯

然覲時

善作世

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

五臣作烈善曰孔安國尚

書傳曰工官也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厠朝列爾雅曰列業也銑曰覲見敷布烈美也言歷聽豈有多士然獨見僧達可為時

哲矣舒其文章布其言語可以廣國朝之美也

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耆

善曰禮記

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禰衡頗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向曰懋盛被加耆老也言德輝可以盛邦國

之美芳風可以加鄉老之化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

音鼈善曰周易曰履道

坦坦幽人貞吉殷仲堪誄曰荆門晝掩閒庭晏然濟曰側不敢正謙詞也邑外曰郊扉門扉也言我同僧達

幽居於邑外門常晝閉言無事也

林間時晏開亟

器

迴長者轍

善曰爾雅曰野

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間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翰曰林間里門

晏晚亟數也林中之門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

惟決羣化徂生入窮節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決周也莊子曰已

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良曰決及也靜思及於萬物變化之理傷我既往之年入此窮暮之節喻已年老也豫往誠歡歆

悲來非樂闕

善曰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

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闕終也銑曰豫逸歇息也逸樂之往信歡之息也凡奏樂而喜樂闕而悲

言今悲來自傷不因樂闕

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祖點切善曰屬猶綴也謝猶

慙也說文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事然遠寓懷抱具短札之中札筆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五言散騎字敬宗濟曰從兄

延年從兄顏敬宗也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閑塵紛

善曰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大之

中也大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

萇詩傳曰閑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獨靜閑偶

坐臨堂對星分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良曰閑偶猶無對也側

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善

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

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

埃秋吟銑曰睇視也言聞風聲迫林木視月從雲而

開也陰蟲蛰也先秋謂秋前聞也

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

善曰楚辭曰時蠶蠶

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茅向曰雖在夏中聞蟋蟀則知時候過半荃蕙香草也豈能久芬者亦自傷也

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

善曰漢書曰寶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鵬鳥賦曰萬物變

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叙桓玄鸚鵡賦曰眷倚侶而情殷殷憂也

退居痛物之變化思慕朋類也謂敬宗仲遠也九逝非空思

七襄無成文

善曰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遼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

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翰曰言我魂一夕九往豈空自悲思所思者君也但恨七反而不成文章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

書 良曰延年時為太
子舍人故有此贈答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之日

皇居體環極設險祇天工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

仙宣室玉堂譬衆星之環極洋赫羲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銑曰皇居天子居也體象也象衆星之環止極設險謂禁衛也祇猶敬也工官也言守衛敬天子官也 兩闌阻

通軌對禁限清風

善曰兩闌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

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向曰兩闌謂皇宮皇太子宮也俱在禁省故云對禁也限清風謂不見鄭

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

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墉濟曰跋舉踵也東館謂東宮

舍人居之徒空也言思鄉空為歌謠墉牆也

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

善曰毛詩

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翰曰鬱思也或病或起思君之深也辰大火也漢河也中正南也

流雲謁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恒漏窮

善曰

廣雅曰鑒照也毛詩曰搔首踟躕夏侯冲答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漏窮言曉也良曰流雲行雲也謁暗也闕門樓也踟躕不安貌清防謂屏風也徙倚徘徊也漏刻漏也漏盡謂至曉不寐

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惜無丘園秀景

行彼高松

善曰演連珠曰肆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賁于邱園

束帛戔戔陸機演連珠曰邱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

知松栢之後雕也銑曰君子謂鄭也芳訊謂所贈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也惜傷也高松喻鄭公言我傷

無邱園之美倣學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克善曰汝彼高松貞堅之節

實舊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向曰謂鄭所贈詩有知言誠信之貫我之才薄不能充所贈詩之美價也何以銘嘉貺

言樹絲與桐

善曰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腴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樹之

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濟曰何以銘記嘉善之賜將樹絲桐為

琴瑟播
之樂章

和謝監靈運

五言
書監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為秘書監也

運贈顏范
二中書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之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

求

步懼先迷

善曰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

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良曰植立

端直窘急也言少小立身慕端直之操急步追之常恐先迷失其正道也

寡立非擇方刻意

藉窮棲

善曰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以故不易

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
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
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樓銑曰寡於立身不能
擇方正之道以佐時常刻其志意假借幽棲以成其節

伊昔邁多幸秉筆侍兩閨

善曰陸機答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

多幸國之不幸國語曰士茁謂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
兩閨謂上臺及東宮也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
太子舍人徙太子中舍人轉太子中庶子上臺謂文帝

也東宮謂太子也又曰文帝立皇子劬為太子向曰

伊惟邁過秉執也兩閨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人也雖慙丹腹施未謂玄素睽

音奎

善曰丹腹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湛答劉琨書曰
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周易曰睽者乖也尚書曰惟其塗
丹腹濟曰丹腹喻榮祿也睽別也言雖
蒙榮祿之施終不同素絲之變而別也徒遭良時詖

彼王道奄昏靈

音理縣詩曰

善曰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徒恨良時泰蒼頡篇曰諛諛佞

也方言曰奄遽也昏靈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為靈

翰曰良時明時也諛諛奄久靈暗也言我但遭良時

之傾覆而王道久已

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

善曰人神幽明

昏暗謂少帝之日

善曰人神幽明

絕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張載詠

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良曰謂謝晦等作亂絕

其祭祀朋好各出

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善曰謂之

如雲雨乖離也

善曰謂之

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蹇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

汀水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

舜葬蒼梧之野銑曰弔問也屈屈原忠而被逐自投

水而死我今被出同之故問於洲渚之間也謁帝帝舜

蒼梧山名舜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萋

音啼善曰楚

葬處蹊徑也

辭曰倚石巖以

流涕又曰款秋冬之緒風又曰畦留萋與揭車王逸曰
留萋香草也向曰緒風相續不斷之風留萋香草緒

結以贈
遠人

跋企

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

善曰毛詩曰誰謂
宋遠跋予望之衡

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余還歸哉
孔畦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

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
茅山曰會稽濟曰跋舉踵也嶠山頂也言我間隔此

山謂出為始安守曷何也瞻秦稽謂秦望會
稽山也言何月望此山也謂謝公隱此山也

皇聖昭天

德豐澤振沈泥

善曰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
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

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碩閣沈泥
翰曰皇太祖也昭上天之德而降豐霈之澤振起也

起沈泥謂誅
謝而徵已也

惜無雀

善作

雉化何用充海淮

善曰國語
曰趙簡子

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喻切良曰惜傷也自傷不能同此之化將何

用以充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翦棘開

舊畦

善曰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閭楚辭曰處玄舍之幽門陸

雲答兄書兄修庭樹蓬鄭玄周禮注曰茨闔苦也廣雅

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孟

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銑

曰去國謂去職仕也幽門謂幽隱之門樹種也蓬藜草

也茨茅葺修也言采茅修昔時之屋

翦伐荒棘理其舊田五十畝曰畦物謝時既晏年往

志不偕

善曰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

詩傳曰偕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向曰萬親仁敷情物退落歲時既晚年已往矣而志不能俱遂親仁敷情

昵興玩

善作賦

究辭悽

善曰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爾雅曰

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

曰數布究盡也言靈運之詩布情相近而我興玩可謂

盡辭之悽切也

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

善曰吳都賦曰芬馥

一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

美玉也言靈運之詩芬芳清越可以奪美玉香草之音氣

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善曰易曰書不盡言韓詩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良曰盡

我之言非所能報其文章聊且布懷抱之所有也

答顏延年

五言

王僧達

善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府參軍稍遷

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

獄中賜死銑同善注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善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

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

梁傳曰水南曰陰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冠謂在人

上也華陽益州縣名仲連魯

仲連也擅專也海陰海西畔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善曰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

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齊曰珪璋

玉也喻長卿文府謂文章為府庫之富精

理謂精微之理至道之心謂魯仲連也君子聳高駕

塵軌實為林

善曰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

君子之林也 銑曰君子喻延年言

高駕之軌與清塵可並二賢為林 崇情符遠迹清氣

溢素襟

善曰思立賦曰盍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 翰曰崇

高符同素本也高情同往賢之

遠迹清淑之氣自盈於本心 結游略年義篤顧棄浮

沉寒榮共偃曝

五臣作暴

春醞時獻斟

善曰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

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栢子新論曰余與楊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 良曰結游謂結交游略謂簡略取年德道義之人也篤厚也相顧盼者亦去浮薄取沉深榮屋翼也偃卧也暴向日以炙背也醞酒也獻斟謂相獻 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 善曰毛詩曰聿來胥

而斟酌

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

字鄭玄曰聿自也

銑曰聿遂也言遂來及此

麥壟

五臣作隴

多秀色楊園流好

音

善曰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晁晄黃鳥載好其音向曰秀

色謂麥初秀而色美楊柳也流好音謂春鳥聲也

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

善曰

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濟曰言歡樂乘此暇日之美其光景忽忘逝日之侵我年也

幽衷

何用慰翰墨久謠吟

善曰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翰曰言我之深衷何足可慰但歌

歌

吟君之文章以安我心也樓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

善曰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為

也良曰言君文章如鳳而我非梧桐難為待鳳之條淑善貺賜也言不堪當所賜詩也

誦以永

五臣

作周旋匣以代兼金

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堅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

百而不受也

銑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周旋藏之於匣以當好金也

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

五言

謝玄暉

向曰在宣城郡內高齋謂安坐以靜心也呂僧珍齊王法曹也先有贈故答之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

善曰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光殿賦曰

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濟曰結構作齋屋也迢遞高也何者自問也言遠盡見高深也 窻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

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善曰

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翰曰言所

居高窻中平對遠山臨庑下視高樹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令自鳴聽之以為樂也非

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

善曰毛詩曰彼其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忉忉列子文摯謂叔

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良曰無度謂不可量也言非君懷不可量之美誰能勞寸心謂詩以贈

我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攜也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

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銑曰瑤

華玉也言能以恩惠好我故遺我玉音玉音謂詩也若遺金門步見就王

五臣作此山

岑

善曰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王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

王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闥闔步玉岑
向曰金門謂金馬門也言若能遺金門步當見就我此
山中
也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

五言書約也

善曰集曰沈尚書約也濟同善注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

善曰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

特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翰曰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地卿為我卧理之在茲謂在淮陽也
况復

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罍笠聚東菑

善曰謝靈

運南山詩曰凝此永幽棲胡安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萋曰臺所以御雨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良曰南山曲謂宣城郡在山曲言淮陽猶理況此山曲與幽棲何異乎連陰久雨也盛農則盛夏時臺以禦暑也笠以禦雨也東東皋也菑耕田也

高閣常晝掩

荒階少諍辭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颼

楚緇

嘉魴聊可薦

綠蟻

善作綠蟻

方獨持

善曰殷仲堪諫曰荆門晝掩閒庭晏然楚辭曰溢颼風而上征毛詩曰南

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畧也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洗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銑曰諍訟也簞

竹席也颼風也魴魚名綠蟻酒也

夏李沈朱實秋藕折

輕絲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向曰朱李果名沈者沈之於水中使其涼也

良辰

竟何許夙昔夢佳期

善曰佳謂沈也言會面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阮籍詠

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

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

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

佳也濟曰許處也言我平生良時竟在何處但夙昔

思夢好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暮

善曰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

功曹岑暉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

但坐嘯璠音津暉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

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

成翰曰後漢成瑨為南陽太守為邦謂為郡守也言

我坐嘯空久為已經一

絃歌終莫取撫机

五臣作枕

令自嗤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麻阮籍詠懷詩曰噉噉令自嗤良曰子游為武城宰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

之化亦無所取唯知卧
病持枕令我自輕笑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善曰蕭

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
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
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啟聞世祖
勅朓可還都朓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銑曰
朓為隨王文學帝徵朓還都道中為
詩寄西府同僚即除新安王記室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
日夜不休毛詩曰夜未央廣

雅曰央已也
客悲與江流俱未央息

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

善曰
古樂

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秋河曙耿耿寒而阻險顏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

渚夜蒼蒼

善曰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

引

領

善作顧

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平善曰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京賦曰

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翰曰京室謂齊郡丹陽也三版曰雉宮雉宮牆也

言與已正相望也

金波麗鵲支鵲玉繩低建章

善曰漢書歌云月穆穆以金波

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鵲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曰栢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翰曰金波月也玉繩星名鵲鵲館名麗猶明也建章宮名低謂星下於宮也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於

郟鄏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荊州圖曰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

昭丘也

銑曰

鼎門

丹陽

郛門也

荊州有楚

昭王冢言我驅車至都門外乃思見荊州也

馬暉不可

昭王冢言我驅車至都門外乃思見荊州也

馬暉不可

馬暉不可

馬暉不可

馬暉不可

馬暉不可

馬暉不可

接何況隔兩鄉

善曰

馳暉日也

眺至尋陽詩曰過客無

不可保交接何況隔兩鄉也

風雲

五臣

有鳥路江漢限

向曰旦至暮日光馳度尚

不可保交接何況隔兩鄉也

風雲

五臣

有鳥路江漢限

向曰旦至暮日光馳度尚

無梁

善曰

南中八志曰交趾郛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

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濟曰風煙之中

有飛鳥來往江漢之

水限閼無橋梁也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善曰毛

詩傳

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爵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

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翰曰秋殺氣

至鷹隼擊搏菊秋華也委謂零落

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爵

尉羅者寥廓

有飛鳥來往江漢之

水限閼無橋梁也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善曰毛

詩傳

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爵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

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翰曰秋殺氣

至鷹隼擊搏菊秋華也委謂零落

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爵

尉羅者寥廓

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爵

尉羅者寥廓

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爵

有飛鳥來往江漢之

水限閼無橋梁也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善曰毛

詩傳

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爵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

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翰曰秋殺氣

至鷹隼擊搏菊秋華也委謂零落

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爵

尉羅者寥廓

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爵

尉羅者寥廓

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爵

有飛鳥來往江漢之

水限閼無橋梁也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善曰毛

詩傳

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爵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

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翰曰秋殺氣

至鷹隼擊搏菊秋華也委謂零落

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爵

尉羅者寥廓

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爵

尉羅者寥廓

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爵

有飛鳥來往江漢之

水限閼無橋梁也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善曰毛

詩傳

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爵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

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翰曰秋殺氣

至鷹隼擊搏菊秋華也委謂零落

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爵

尉羅者寥廓

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爵

尉羅者寥廓

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寄言爵

己高翔

善曰喻蜀父老曰猶鵠鵬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良

曰爵羅者捕鳥之人寥廓空也高翔言遠去也此喻讒人將害於己

酬王晉安

五言善曰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也銑曰晉安郡守王德元也酬者言先贈詩今有答也

謝玄暉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

善曰爾雅曰稍稍擢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稍稍擢長而殺

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向曰稍稍樹枝勁彊無葉之貌言厚露

乾晚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

善曰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櫟碧樹而冬

生櫟則袖字也鴻鴈南樓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
知也濟曰言晉安知有橘袖而不知有鴻鴈蓋答所

贈詩拂霧朝青閣日肝坐彤闈善曰左氏傳趙鞅曰日
肝矣說文曰肝日晚也

堂也翰曰拂霧言早也青閣朝悵望一塗五臣
作途阻參差百

慮依善曰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子曰一致而百
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良曰悵望

恨也言但恨此一道阻隔之事
而參差因漸百慮來相依也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

歸善曰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秋而更
綠公子尚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

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銑曰言
春草至秋更加綠公子謂元也言歲時已改君猶未歸

晉安在國東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善曰陸機為顧
彥先贈婦詩曰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向曰贈詩盖有相與幽棲之志故言久滯京洛使緇黑之塵染汚素衣也言此喻護人將汚已之貞潔也

奉答內兄希叔

五言 善曰顧氏家譜曰盼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後至

行軍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遷太子太傅功曹掾濟曰此詩為內兄顧盼先贈詩故有此答

嘉惠承帝子躡

所綺

履奉王孫

善曰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

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躡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

祭曰此王公孫有異才翰曰帝子太子也言屬叨金

馬署又點銅龍門

善曰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

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良曰屬會也金馬署名銅龍太子門名言我無才幸會叨預此中之職誠為點污也出入平津邸一

見孟嘗尊

善曰孟嘗喻太傅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銑曰公孫弘封

平津侯開東閣待士邸國舍也田文封孟嘗君亦好賓客也謂已事太子亦得出入邸舍為公侯所尊敬也

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

其一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醫負郭涼

溫喻貴賤也向曰歸來謂歸其私家翳謂桑柘也涼溫冷熱也言朝去官暮則冷也

殂落固云

是寂蔑

五臣作蔑

終始

五臣作如斯

斯

善曰徂落猶彫落也羽獵賦

徂落於外荀組七哀

詩曰何其寂蔑

銑曰殂落死也寂蔑

猶寂寞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

杜門清三徑坐檻

臨曲池

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

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

池檻欄楯也言感此涼溫之事塞門絕交

鳬鵠嘯儔侶荷

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

連漪濟曰鳬鵠水鳥名荷芙水草名嘯鳴也參差初

生不齊也田田蓮葉貌風吹水成文曰

春華與秋實庶

子及家臣

善曰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

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

笑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汎漣漪

其二

善曰蜀都

賦曰鴻儔鵠侶古

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

連漪濟曰鳬鵠水鳥名荷芙水草名嘯鳴也參差初

連漪

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

連漪濟曰鳬鵠水鳥名荷芙水草名嘯鳴也參差初

生不齊也田田蓮葉貌風吹水成文曰

春華與秋實庶

子及家臣

善曰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

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

文選

十六

書諫植曰家丞邢顗北土之彥而頓禮遇殊特顗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

春華忘家丞之秋實良曰謂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

盼為邵陵王常侍故有此言也

民五臣作人善曰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尚書曰峻民用康峻與俊同良曰王門謂邵

陵王門也俊賢俊也離宮收杞梓華屋富五臣作當徐陳善曰離宮華屋皆謂太子

也也卜壺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

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

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

質答曹子建書曰墳簫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為五官

郎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銑曰離宮華屋

皆太子宮館也收取也杞梓良木名喻賢才也徐徐幹

陳陳琳並以才平旦五臣作明上林苑日入伊水濱其言三善

華為友善也

夕侍遊良非一所也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間翰曰言晨夕侍遊不常其所書記既

翩翩賦歌能妙絕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

致足樂之濟曰阮瑀善書記翩翩輕舉兒劉公幹善於詩賦歌亦詩之通稱妙絕者謂過人也

相如

慙溫麗子雲慙筆札

善曰西京雜記曰枚臯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

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慙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

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谷子雲妙於筆札此人皆王侯賓客對我兄盼則

慙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

善曰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棗臺彥答社育詩曰

矯矯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曰臣賴君之賜駕馬柴車可得而乘也向曰駿良馬也良馬思遇長阪

以騁其足柴車弱車也畏懼也危愧茲山陽讌空此河輟險路也駿足喻貯柴車喻已也

陽別其四善曰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濟曰嵇康與向秀居山陽縣常為竹林

之讌石崇河陽有別業言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五我愧無歡讌空有別業

作游善曰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

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記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

駕千里從之翰曰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善曰言中散大夫嵇康官也

竟陵猶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所也國語曰底著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

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良曰
渤海邵文帝與吳質徐幹所游處宜城出美酒喻兄盼
事邵陵王彼為滯之樂而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
此美酒無人相與獻酬也

善曰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左氏傳卜徒父
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
廣雅曰方始也銑曰屏居猶隱居惜哉時不與日暮無
也臨此歲方秋喻已之將老也

輕舟

其五善曰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
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

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
惜哉無輕舟良曰惜傷也傷歲時不相待曰將暮矣
無輕舟以濟喻已之老不遇
濟時之材言此以傷時也

贈張徐州謾

五言

范彥龍

濟曰范雲字彥龍武興人也事齊為竟陵王子良文學至梁為散騎侍郎張謖

為徐州刺史臨去就雲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田家樵採

五臣作采

去薄

博

暮方來歸

善曰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詩

曰投采脩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

之文也

翰曰

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稚子

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華門荆竹織門也良曰稚子小

子也客謂張謖也扉門也儋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

善曰吳都賦曰儋從奕奕廣雅

曰儋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

春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銑曰
儼從謂隨設行者玳玳瑁也裘衣裘也珠玳言裝飾之

盛衣輕

馬肥也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善曰說苑翟璜謂田

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邵風俗
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

車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
向曰墟居落籬也傳驛馬也謂軒蓋瑞節所居生輝也

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

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

善曰阮屬止欲賦曰意謂是而復非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

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莊子曰人
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情

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也衡闈衡門也或以衡闈為絃
韋非也濟曰以小子說所以疑也徐徐州也方牧謂

刺史也言思舊之道於今已微凡人之下恨不具雞黍得
心棄於卑賤而君獨眷我於衡門之下

與故人揮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武子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

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
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

周易注曰揮散也翰曰言我恨

不得殺雞蒸黍與故人叙離散也

懷情徒草草五臣作

草草淚下空霏霏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驕人

好好勞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良曰

慙慙憂貌霏霏

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善曰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

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

揚州之西北與地志曰宋以鐘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為

北徐州也銑曰鴈可傳書故言

之徐州在西北故云西北飛也

古意贈王中書

五言

善曰集曰覽古贈王中書
向曰古意謂象古詩之意也

此贈中書
監王融也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

善曰王融答詩題云雜體報
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為通直

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
曰黃門郎幕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苟勗徙中書

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
賀我耶 濟曰青瑣門名雲為通直郎不敢正言故云

攝中書監

誰云相去遠脉脉

五臣作
脉脉

阻光儀

善曰劉楨
贈徐幹詩

賦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鸚鵡
賦曰侍君子之光儀翰曰脉脉不見貌阻隔光景容儀

岱山饒靈異沂

五言作淮

水富英奇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

漢舊有琅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臯虞後徙于臨沂良曰岱山太山

也淮永水名二處並出琅邪王氏也靈英並賢後

逸駟陵北海搏飛出南皮

善曰

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思幸故言地

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

白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司馬彪曰

搏園也園飛而上若扶搖也銑曰言逸翮搏飛陵出

於徐幹吳質者謂

遭逢聖明后来棲

五臣作栖

桐樹枝

善曰孔安

王氏多才子也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

之性非梧桐不棲向曰以鳳喻賢人也言鳳鳥與賢

人皆逢聖君而後

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

出桐樹鳳所栖也

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
桐其倚其實離離濟曰莫莫盛貌離離下垂貌喻明

君厚祿

可棲

五臣作栖

復可食此外亦何為

善曰古詩曰賤妾擬何為

曰桐樹可

栖竹實可食喻中書省官祿

豈知鷦鷯者一

粒有餘貲

善曰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良曰鷦鷯小鳥也一

粒一米也言食少而易有餘貲以此喻已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

久之郭生方至

五言善曰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

標集曰郭桐廬峙

任彥昇

銑曰昉為新安太守郭時為桐廬令故伺候也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

善曰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蓄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則郭君也

涿令行春返冠蓋溢

川坻

音池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

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為渚濟曰滕

撫為涿令風政修明也行視返還也言峙之德有類於撫故視百姓春田而還也溢川岸者言冠蓋盛多也

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翰曰萃聚會也望久則悲聚

會則歡應事而感不能自執持也

滄江路窮此湍嶮

五臣作險

方自茲疊嶂

易成響重以夜猿悲

良曰湍險自此而多疊嶂重山也山深易為音響更增猿啼而益悲

也

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善曰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銑曰言我為客之心

幸而暫止者為遇心期也心期謂時也

親好自斯絕孤游從此辭

善曰謝靈運詩

曰孤游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向曰親好亦謂時也孤游自謂也言從此告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善曰哀傷贈答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翰曰旅舍也言行客多憂故作

詩自慰次於贈答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

善曰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邱山楚辭

曰蟬翼為輕也細也弱冠謂二十時

齊曰蟬翼輕薄以喻已微辱被辟為太祖掾也

在疾妨賢

路再升上宰朝

善曰言已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甕莞在疾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

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

翰曰疾病也自嫌以病敗不才為上宰府掾是妨賢

明之路也再謂楊

猥荷公叔舉連

五臣作違

陪廁王寮

善曰言以

駁賈充俱辟為掾

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問封

魯公為司空轉太尉岳弱冠太尉舉為秀才領宰二邑

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論語曰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昇諸公子曰可以為

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良

曰廁列也魯公叔文子升公朝言我猥荷此時升於公

府為掾而今遠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也長嘯歸東山擁耒耨奴時苗善曰

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銑曰

擁執耒耕也耨除草也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言歸東山理農桑業也

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二者升降在於條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銑曰纖細隕落

趾根也飛莖直生枝也喬高也纖葛生幽谷中而出於陵榮條敷峻巖而落於根言高卑升降無常在一朝也

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彌衡書曰衡以良時

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譬如野向曰小人自謙也言逢時通泰恨我道之獨消

田蓬幹

活鳥

流隨風飄

善曰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鵲冠子曰

幹流遷徙如淳漢書注曰幹轉也

濟曰皆自謂所似耳

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

善曰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次于河朔翰曰都邑游謂昔為尚書郎河朔任謂河陽令任役也

登城春南顧凱風揚微綃

音消

善曰毛詩箋曰顧視也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

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縑也良曰凱風長養萬物之風綃輕絲也揚微綃謂和而不猛

洪流何浩

蕩脩芒鬱宕堯

善曰浩蕩或為濟蕩音西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銑曰洪流黃河

也浩蕩廣也修芒芒山也宕堯高也

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

善曰毛詩誰謂宋遠

又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向曰京洛陽也邇近也言去京室雖近而身不得往實遼遠也

誰謂邑

宰輕令名患不劭

平協韻德之興也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令名

向曰恐

不能劭繼先賢之令名

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

平聲善曰古詩曰人生天地

間又曰生年不滿百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

輸曰

頽

五臣作欬

如槁

五臣作敲

石火

瞥

滅若截道颼

善曰爾雅曰頽光也毛詩曰予有鐘鼓弗鼓弗考毛詩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

古樂府詩曰鑿石見大能幾時說文曰瞥見也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颼塵良

曰敲擊也瞥瞥見也言擊石之火截道之風暫見即滅人之在世亦猶是也

齊都無遺聲桐

鄉有餘誣

善曰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廡正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邑人為之起冢立祠也銑

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是無遺聲也朱邑為桐鄉嗇夫吏人愛而歌焉是有餘誣福

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鱣曰在約思純孔

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天見約而謙者則福之矜驕而盈者則害之雖無君人

德視民庶不怵

音桃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我有嘉賓德音孔

偷也濟曰怵苟且也言我雖無良宰之德視養人庶幾不為苟且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濟師洪河翰曰洪河黃河也

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時

五臣作詩音止游魚動

圓波

善曰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良曰冒覆也湍

急流也激衝也巖阿山曲也小渚曰詩圓波謂魚動波起而圓也

鳴蟬厲寒音時菊耀

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善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

而急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銑曰厲急也菊草名

至秋始花故云秋華南路謂京道也今方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

大厦

五臣作夏

緬無覲崇

芒鬱嵯峨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大厦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郭緣

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厦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向曰大厦東京門名緬遠覲視也言大厦門遠

而不見也芒山揔揔都邑人擾擾俗化訛

五戈切善名嵯峨山高貌

揔揔兮九州王逸曰揔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偽也濟曰揔揔擾擾皆衆也言

都邑人衆俗化訛偽也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

善曰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

木樹根於土地性也毛詩曰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曹
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翰曰萍之依水

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松高下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
人俗與政化遷變亦猶是也

邪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
部舒緩勅功曹官屬多裒衣大襦不中節度自今掾
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
禮節皆如楚趙襦音紹襦袴也良同善注曲蓬何以

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善曰曾子曰

扶自直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於我史記曰秦更名民
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銑曰蓬之

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

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

善同向注向曰宓子賤理單父常鳴琴而
單父理言我位即同之化乃愧其不至也豈敢陋微

官但恐忝所荷

濟曰豈敢以此官為微小但恐辱負荷之任也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翰曰岳自河陽令遷懷令有思京之意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

善曰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修毛

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良曰

南陸日道也日行南道修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影長也朱明夏也送末垂謂六月將盡之時也初伏

啟新節隆暑方赫羲

五臣作曦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

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時繁欽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賦注曰赫羲盛也銑曰初伏

謂三伏之初也此時暑盛故稱赫曦赫曦炎盛貌

朝想慶雲興夕遲去白日移

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

善曰遲猶思也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國語注曰揮

灑也楚辭曰爨土鬻于中宇也謂苦熱思待雲起日移也

宇屋也言出中屋登城臨

池以候涼氣也

涼颺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

高椅

善曰靈圃猶靈囿也東征賦曰導通衢之大道椅梓屬濟曰颺風圃園也華果諸果實也衢道也

行列列也

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

善曰韓詩曰絲絲瓜瓞薛君瓞小瓜

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

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翰曰苞叢生也薑芋菜屬言瓜引蔓於叢

草之下薑芋之屬紛滿於廣大之畦也

稻栽肅仟仟

五臣作芋芋

黍苗何離離

善曰禮記曰故栽者培之凡蒔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良曰芊芊離離貌長茂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

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

善曰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胡廣漢官解

故注曰輶下諭在輦輶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銑曰施用虛薄謂無才德乏於時

用也兩邑則河陽懷縣也政化績功也京輦謂天子所居輦輶之下也

器非廊廟姿屢出

固其宜

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

其宜也向曰廊廟廟堂也言無是材器數出外職固亦宜之

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

枝

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濟曰越鳥在北地則巢亦南枝言我亦同是而戀京室也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

去聲善曰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

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

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

去聲善

曰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也為下得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

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翰曰寵辱之事理當驚我則易之以為不足驚然戀本鄉之深實難為情思也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

善曰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良曰泮散熾盛

也謂早春已及於夏

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

所更登城望郊甸游

目歷朝寺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

也銑曰淹滯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年

小國寡民務

運之急乃登城遠望意歷京邑朝寺也

終日寂無事

善曰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

向曰小國

謂懷縣也

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

音值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

之屬

信美非吾土祗攬懷歸志

善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祗攬

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齊曰攬猶亂也

春

善作

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善曰孔叢子歌曰春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

洛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三十五里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音榮楚辭曰終

免獨離異翰曰鞏洛潘岳墳塋所在也春彼與此山川遠而間殊也

願言旋舊鄉畏此

簡書忌

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良曰簡書刑書也言

我願還鄉而畏忌此刑書也

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音伺善曰論語子路使

子羔為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銑曰祇敬恪勤也言我敬奉

社稷勤居所處職司

迎大駕

五言善曰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騎奔下邳永康二年越率

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向曰尼時預焉故有此詩

南山鬱岑崆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嶺綠繁被廣隰

善曰

爾雅曰繁皤蒿也濟曰岑崆峻貌迅疾被滿也下濕曰隰

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

集

善曰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短歌行曰暮無所宿栖翰曰順從集止也晝日從長道而行至夜無所

居止此謂時之亂也

歸雲乘攄許浮淒風尋帷入

善曰傳毅七激曰仰歸雲憩遊

風說文曰乘覆也惟車飾也子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惟蓋即同也良曰攄車網也淒風

悲風也惟車慢也

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嶠函

方嶮澁

善曰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假為深識之言也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

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代曰秦東有嶠函之固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

下詞也世亂未平嶠谷函關之路尚嶮澁未通也

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善曰

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向曰狐狸豺狼皆喻貪亂之臣夾轅當路謂親近執權勢也

翔鳳嬰籠檻騏驎見維繫

善曰翔鳳騏驎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驎伏匿而不見鳳皇

高飛而不下鸚鵡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繫之維之濟曰籠檻維繫言被拘繫不得施其用也俎豆

昔常聞軍旅素未習

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翰曰俎豆禮事也素本也言我禮儀之事昔則聞也軍旅之

事本未閑習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善曰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

詩曰載戢干戈良曰託言深識之士而實君自謂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戢歟而行此假言之其實

屬君也

赴洛詩二首

五言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而此同云赴洛誤

也 銑曰後篇意乃在
東宮作蓋撰者合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

五臣作列心

善曰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

反憲不忍為也

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

志同方營道同術

向曰高符瑞命也烈猛也言望於

世俗富貴則無瑞命營道藝之術又無猛心

靖端肅有命假檝

五臣作揖

越江潭

音尋協韻

善曰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

侯使服聽命於晉國

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

楚辭曰將於江潭

濟曰靖清端正肅敬也有

親友贈

命君命也假借舟楫以渡江潭潭江之渡也

親友贈

予邁揮淚廣川陰

善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

之翰曰邁行揮拭也廣川陰江南
岸也言親友贈行拭淚而別於此處
撫膺解攜手永歎

結遺音

善曰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
假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

遺音

良曰膺胃也撫膺解手而離別也
言別後長歎鬱結思其所遺之音信也

無迹有所匿

寂漠

五臣作寞聲必沈善曰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
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

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
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銑曰謂離別後迹無所見

聲無所聞匿沈
皆不見之貌

肆目眇不

五臣作弗

及緬然若雙潛

善曰高誘淮南

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韋昭國語注曰緬猶
邈也向曰肆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意

相思緬然
若雙潛也

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

善曰西京賦曰海
若遊於玄渚濟

曰玄渚江中洲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行已歷長林

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

岑亶亶孤獸騁嚶嚶思鳥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

亶亶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羣毛詩曰鳥鳴嚶嚶翰曰草木叢生曰薄翳蔽也亶亶獸行貌嚶嚶鳥

聲感物應堂室離思一何深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

深良曰堂謂母室謂妻佇立愴

五臣作慨

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

志辛苦誰為心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孟子曰浩然有歸志

又曰愴我寤歎銑曰歎息也言

歎息悲涕為仕晉故歎惜不得有懷歸之志辛苦羈旅誰堪為此心也

羈旅遠游官託身承華側

善曰謂為太子洗馬也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

昭書曰遊官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
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向曰承華東宮門名

撫劍導銅輦振纓盡祇肅

善曰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

見漢書匡衡曰祇肅舊禮銅或為彫也銅輦太子車也振整也言整冠纓盡祇敬也

歲月

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

善曰毛詩曰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 翰曰歲月何易流轉冬夏
忽焉已改言離經年歲感物變易而情悽惻

慷慨遺

安愈

五臣作念

永歎廢餐食

五臣作寢食

善曰東京賦曰

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詩曰飢

思樂樂

當食兮不能餐

良曰遺猶復也安何永長也

難誘曰歸歸未克

五臣作尅

善曰國語楚藍尹壺曰飲食思禮同宴思樂毛詩云曰歸曰

歸歲亦暮止

銑曰誘進尅遂也

憂苦欲何為纏綿胸臆

善曰列子曰卑辱則

憂苦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思好庶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胸臆

向曰言憂苦之事但纏於胸臆之

間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詩曰弁彼鸛斯歸

飛提提濟曰霄空也言瞻望陵空之鳥願假爾翼而歸飛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翰曰此篇意與前二篇同

陸士衡

摠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善曰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摠轡蔡琰詩曰行路亦

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良曰摠攬也嗚咽悲哀也密猶近也

借

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

善曰江革答君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退惟準繩說文曰嬰

統也

銑曰世網

謂官事嬰纏也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善曰詩曰假寐永歎

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歎誠向曰

行行遂已遠野途

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

善曰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

無人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濟曰曠空也紛紆餘屈曲貌草木叢生曰薄杳遠也阡眠原野

之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

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錄曰雞鳴高樹巔悲翰曰哀風謂悲哀之風孤獸失羣獸也更經也

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絛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善曰張叔

與任彦堅書曰纏綿思好庶蹈高蹤詩曰佇立以泣丁
儀寡婦賦曰賤妾覺覺顧影為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
極良曰沈
深悽悲也

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

善曰

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
巖而君是越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

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
曰修長振舉策鞭陟升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

夕息抱

影寐朝徂銜思往

善曰楚辭曰廓抱影而
獨倚向曰徂往也頓轡倚嵩

五臣

作高巖側聽悲風響

善曰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
濟曰頓轡駐馬也高巖高山也清露

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几

五臣作枕

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善曰

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翰曰墜落也輝謂露色也振整也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五言良曰梁陳二國名機為吳王郎中令行過之

故作此詩也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善曰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闌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

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名言已昔蒙嘉善之運得舉迹入此門為太子洗馬

假

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

善曰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鵜鴟棲翔鳳之條黿鼉避升龍之川

識真者所為憤結也淵然龍鳳皆喻東宮也

向曰鳳鳴於梧龍升於謙詞

玄冕無

醜士冶服使我妍

善曰周禮曰大夫玄冕翰曰冶服美服也妍好也言為大夫者無醜惡

之人况服鮮美益使我妍好

輕劍拂鞶厲

五臣作厲

長纓麗且鮮

善曰禮記曰男

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為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

也濟曰鞶大帶礪帶之垂言輕劍拂此垂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

誰謂伏事淺契濶

踰三年

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三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

通毛詩曰死生契濶良曰伏事謂伏事於太子也契濶勤苦也踰越也

薄言肅後命改服

就藩臣

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

禮銑曰薄辭肅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臣也言辭天子為吳王郎中令

夙駕尋清軌遠

游越梁陳

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楚辭

古人軌跡經過

感物多遠念懷慨懷古人

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

良曰感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臣枚舉馬卿之屬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五言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

軍

陶淵明

善同濟注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

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綬去職曲阿者縣名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

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翰曰齡年也言我少年之時寄心於事物之外以琴書

自安而已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善曰家語曰原憲衣冠
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

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楊雄家
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良曰褐短衣也

屢空謂貧無財也言身雖被短衣
家貧無資常晏然欣然而無憂也時來苟宜會宛轡憩

通衢善曰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
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

萇詩傳曰憩息也東征賦曰遵通衢之大道銑曰宛
蓄也言時命既來且宜與之相會將行徘徊蓄轡息於

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踈眇眇孤舟逝善作
遊字綿綿歸

思紆善曰七命曰夸父為之投策楚辭曰安眇眇兮無
所歸薄又曰縹綿綿之不可紆王逸曰縣縣細微

之思難斷絕也

向曰投捨策杖也謂捨所挂之杖命

早行之衆將赴職與田園漸疎也眇眇遠行貌縣縣不

絕貌紆

我行豈不遙登降

五臣作陟

千里餘目倦修塗異心

縈也

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

五臣作游

魚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

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

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禮曰魚遊

於水鳥飛於雲

銑曰言我之行勞此長

真想初在衿

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慙於魚鳥之適性

五臣

誰謂形迹

五臣作蹟

拘聊且憑化遷終反

五臣作及

班生廬

善曰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修之於身

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也莊子謂惠子

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

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

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翰曰真想謂無為之事言此事久在胸襟誰謂形之與
蹟更被拘止聊且復依憑運化之
遷移終當同班固里止仁所廬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五言 善曰沈約
宋書曰潛自以曾

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
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
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
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良曰
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
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江陵郡名塗口江口名

陶淵明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

五臣
作俗

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塵事塵俗之事也

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

曰窈深遠也左氏傳趙衰曰卻縠悅禮樂而敦詩書纏

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銑曰閒居靜居

也塵事塵俗之事也冥遠敦厚也宿好

謂舊所好也幽隱之事而無俗塵也

如何舍此去遙

遙至西五臣荆善曰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

遙遙叩棧曳親月船善作新臨流別友生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棧而

行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詩曰雖

有兄弟不如友生濟曰叩擊也棧船傍版親愛也友

生朋

友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濶晶晶胡川

上平

善曰淮南子曰甘暝于大霄之宅覺視于昭昭之

宇李顯離思篇曰烈烈寒風嚴寥寥天宇清說文

曰通白曰晶晶明也翰曰夜景月也湛澄也月有盈虛故曰虛明昭昭精明貌天宇謂天之覆地如屋宇也

潤廣也晶晶謂月光照水上平淨貌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

事依依在耦耕

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寤許慎曰甯

戚衛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下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良

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甯戚商歌車下以干桓公言此非我之事長沮桀溺耦而耕自逸我心依依慕之也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

善曰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銑曰投此冠冕將

歸舊居不以好爵為榮華也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善曰曹子建辨問曰君子

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

曰名令聞也 向曰衡茅茅屋也言養
無為之道於茅宇之下庶幾以為善名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

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濟曰謂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為永嘉郡守故有幽棲之志

述職期闌署理棹變金素

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

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 翰曰述職述其職事闌暑謂夏末暑氣闌也金西方行其色白故云金素言期在闌暑比及理棹已變為秋時

秋岸

澄夕陰火晃團朝露

善曰大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秋為晃天毛詩曰野有蔓

草零露團兮良曰夕陰晚景也火心星為秋候晃秋天也團謂露垂而團

辛苦誰為情遊

子值頽暮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為心楚辭曰歲曾其若頽良曰辛苦之情已難堪而又屬

頽暮之時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

善曰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應愛其似若莊生之

念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向曰莊舄越人事楚執珪有疾為越吟曾子耕太山下遇雨作憂思之歌言我同此二人

懷舊故愛敬之也

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

善曰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

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

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思玄賦願得遠度以自娛濟曰持此懷土之心慙謝古人之

遠度李牧愧長袖卻克慙驪

所步

善曰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

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賜將軍

將軍為壽於前押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

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杖以接

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押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

傳曰使卻克徵會于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

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驪

步

同善注

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

去聲

善曰言雖有疾背不見棄遺也李

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彌衡書曰衡以良時

散而復合左氏傳曰酸醜惡杜預曰惡醜醜也

曰余

亦支離依方早有慕

善曰莊子曰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

髀為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

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

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

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

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

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況惟予有慕會

音括撮相括切髀步米切良曰過時雖醜亦為時所

用謂李牧卻克也支離毀瘁也方道也言

我形亦復毀瘁也今將依常道有慕養形

生幸休明世

親蒙英達顧

善曰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

謂廬陵王也銑曰言我生幸遇明盛之

時親蒙賢

達所眷顧

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

善曰言見珍同乎趙璧為用而乖魏

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也蔡邕琴操曰
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瑤氏璧欲以貢於趙王
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瑤古和字莊子惠子謂莊子曰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
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
也吾為其無用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
能據以為大罇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
也枵然大貌掊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
之無施也一瓠落大貌徐仙民戶郭切枵許喬切掊方
部切向曰班列也子男執璧也趙氏璧天下之寶故
此美言之魏王貽惠子瓠大容五碩為大而無用
也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無用於時也貽猶遺也從來
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邵必塗經始寧故曰歸
路銑曰自從仕來漸進得二十四年將窮山海迹永
傍近也言出為永嘉太守始近歸家路

絕賞心悟

五臣作晤賞心之對於此

善曰言今遠遊將窮山海之迹

翰曰言我將尋山水窮盡其迹與賞心之友長絕不可復得相對而言

過始寧墅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修營舊業

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良曰此言自永嘉過故墟也

謝靈運

東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善曰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東髮屬

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銑曰束髮謂入仕耿介謂節操言我入仕之時而懷節操及後為世事所迫因而推遷不

成宿心也

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蕭

奴結慙

貞堅

善曰廣雅曰違背也揚雄解朝曰歷覽者茲年矣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

緇蒼頡篇曰曠疎曠也莊子曰蕭然疲而不知所歸司

馬彪曰蕭極貌也向曰言違我宿志如昨日已經二

十四年矣緇黑磷薄也王之為體染之不黑磨之不薄

喻君子處濁亂不易堅白言我隨物遷變故云慙謝清

曠貞堅之士也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善曰拙謂拙

疲蕭困極之貌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善曰拙謂拙

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伯周易注曰薄謂普

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五臣無此二句剖口竹

守滄海枉帆過舊山

善曰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

濟曰凡為太守皆剖竹便符也永嘉郡臨

海故云守滄海枉帆謂枉曲船帆來過舊居山行窮登

頤水涉盡洄沔

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遡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沔

謂上下也洄沔謂逆順也

巖峭嶺稠疊洲紫渚連緜白雲抱幽石綠

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

善曰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

輔故事曰連縣四百餘里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良曰峭峻也稠疊重疊也連縣不絕貌篠竹箭也連謂風吹水成文也葺構曾高也言築觀於高山之巔揮

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

善曰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

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

銑曰揮舉告辭也言舉手辭鄉人云三載秩滿

當期旋歸也

且為樹枌欂無令孤願言

善曰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己樹六枌於蒲

園東門之外杜預曰櫟欲自為櫟也向曰扮櫟木名謂鄉人云為我樹此木於墳之上無令孤我所願之言

富春渚

五言 渚名在錢塘江上 濟曰富春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翰曰宵夜濟渡

也漁浦浦名富春郡名也

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善曰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

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山江中濤迅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塘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 良曰定山赤亭皆江中山名緬遠也言遠若雲霧之間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不可停止
遡流觸驚急臨圻畿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

呂梁壑

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遡洄埤蒼曰碕曲岸頭也碕與圻同參錯謂碕岸之險參差交錯也

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于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常與汝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

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

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不能游也銑曰

遡向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浪臨岸則阻石參錯洄亮信言我無伯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洄

至宜便

平

習兼山貴止託

善曰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縣絕故水洊至也

不以坎為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向曰洄仍也言

水相仍而至兼有山險也言今經險阻
宜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

平生協幽期淪

躋困微弱火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

五臣作翻始果遠
善曰論語曰

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也然古
者請于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濟曰往時已有幽隱
之期但以沈頓困於微弱常不能就猶
此久露干祿之情翻始遂於遠心矣宿心漸申寫萬

事俱零落

善曰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
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

曰唯草木之零落
幽隱之心漸得舒散

翰曰零落棄捨也宿昔
而人俗之事俱從棄捨

懷抱既昭

曠外物徒龍蟻

善曰莊子茫風謂惇茫曰願聞神人諄
茫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

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
存身也良曰昭明曠遠也言懷抱明遠混齊萬物雖龍

騰蛟屈不
為殊觀也

七里瀨

五言善曰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濟曰瀨水流沙上

也七里者言長七里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善曰

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阨許慎曰阨落也

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向曰羈旅之心積於秋晨秋晨將望展適懷抱湍急

流峭峻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

沃若哀禽相叫嘯

善曰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水兮潺湲水流貌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毛詩曰桑之

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

濟曰潺

湲水聲沃若茂盛貌

遭物悼遷斥存期

五臣作其

得要妙

善曰

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兮莊子曰

此之謂要妙也 翰曰遭遇悼傷也遷斥謂貶出也既言遇時物則傷貶出存我幽隱之期則為善要妙也

東上皇心

五臣作情

豈屑

先結

末代諂

善曰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王

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劉向雅琴賦曰末世瓊才兮智孔寡良曰東持屑顧諂讓也言我既持上皇道德之心

豈顧末代人

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

陵光武除為諫大夫不屈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鈞巨綸
五十犗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暮年不得
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
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剡河以東蒼梧以北
莫不饜若魚也 銑曰瀨灘名世人傳云嚴子陵釣處
任公子有遁者以大鈞巨綸釣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
腊之自剡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喻道也以道
養人故眾足言經此釣處屬想其人以道濟眾也 誰
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
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向曰古今不殊自謂能與嚴陵任公同其隱遁之調

登江中孤嶼

五言 善曰永嘉江也
濟曰嶼江中之山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雜

五臣作新

道轉迥尋異景不

延亂流趨正絕

孤嶼五臣作

孤嶼媚中川

善曰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左傳

曰奉以周旋不敢失隊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

有山石良曰懷想新知其道轉遠尋求奇異則光景不長趨向媚好也

雲日相輝映空水

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想像

五臣作象

崑山姿緬

邈區中緣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馮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

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狹銑曰

言興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世物莫能賞接誰復得為傳述也想像崑山上靈仙之姿髣髴然有似緣上此

孤嶼之中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善曰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

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漢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向曰安期先生古仙人也言我見此山靈異始信神仙之道得盡養生也

初去郡

五言善注與濟同濟曰靈運在永嘉二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

善曰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

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邪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羨會有遺榮賦

翰曰裁少也彭宣薛廣德皆御史大夫上書乞骸骨是少知恥也貢禹與王陽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

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

善曰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

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良曰言此貪競之人則為優未足知達生之理

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

善曰禮記孔子曰恥名之浮於行也銑曰秉持微小浮

過也惟我持此小尚山水之節又疎拙寡訥故辭浮過之名

廬園當

去

栖巖卑位代

躬耕

善曰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巖棲列女傳黔婁先生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祿足以代其

廬耕小屋也

顧己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

像

五臣作象

長卿

善曰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

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濟曰情雖在栖隱身尚居官是迹未與心合也妨害也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害周任之言也司馬相如患消渴之疾言我有疾似之象似也

畢娶

類尚子薄游似邴生

善曰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勅

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勅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邴生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濟曰尚子平男娶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邴曼容養志自修薄為游官而已言我皆似類

恭承古人意促

五臣作倣

裝

返柴荆

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簡元辰而促裝高誘曰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云葦

門荆竹織門也良曰恭敬承奉倣始也柴荆謂柴門荆扉也言敬奉尚邴之意始為裝束還於荆扉柴門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

善曰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
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

元曰元興靈運初為琅邪王太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

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

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

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 銑曰牽絲謂牽王如

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號解龜謂解去所佩龜

印也景平宋少帝年號言授官於元興謝職於景平

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
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

迎爾雅曰將送也 向曰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遇物則照為官臨人亦如是焉言我負幽隱之心二十

年矣而今始能 理棹遄還期遵渚鶩修垵遡谿終水涉

廢於將迎之道

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

林蹇

居偃

落英戰勝臞

貝

者肥止監

五臣作鑒

流歸停

善曰潘岳在懷

縣詩曰感此還期淹遄速也陸機赴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垆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王逸楚辭注

曰蹇米取也戰勝明貴不如義止鑒明語不如默也韓子子夏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

二者戰于胸臆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臞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

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齊曰遵依垆野遡向曠空憩息挹酌蹇取

也言去官還歸酌泉取花自樂也臞勞也幽居之道亦欲之富貴之樂亦欲之二者戰於胃中而幽居之道勝

故使瘦者肥也夫水為人鑒照以其不流而歸停止焉今我將體而止之即是義唐化獲我

擊壤聲

五臣作情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

善曰義庖義也唐唐堯也周處風

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

翰曰言無事之後即是伏羲唐堯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人之情

初發石首城

五言 善曰伏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餘注

與良同 良曰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覲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至石頭城故作此詩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

善曰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毛

萇詩傳曰緇黑色也 銑曰珪玉有玷缺可磨 雖抱中而滅惡言及人易為汚染不可去也 緇汚也

孚父猶勞貝錦詩

善曰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 毛詩曰萇分非今成是貝錦鄭玄曰

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功之集彩色以成錦文也 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有孚摩如孚信也 詩云萇

分斐今成是貝錦喻工者錯彩以成錦文 讒者構言以作人過言我雖抱忠信之德猶勞此 讒人構作此罪

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

善曰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亮猶明也 楚辭曰蜂蛾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 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 濟曰

言我寸心若不為人信明性命如絲之將絕也

日月垂光景成貸遂蕪茲

善曰日月

喻太祖也 葛龔薦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 翰曰日

月喻天子言天子垂照貸
借我性命更得兼此內史

出宿薄京畿晨裝搏

團

魯五

作颶楚持切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莊子曰搏扶搖

曾颶而上楚辭曰濫颶風而上征良曰薄至也晨裝

旦飾行裝也搏持也曾颶高風也謂張帆持高風而行

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

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

善曰再謂前之永嘉今適臨川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

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銑曰謂重與始平郡所居處別也故山謂所居舊山也言今隨波而去

豈復有還時謂之臨川郡也

迢迢

善作若若

萬里帆茫茫終何之

善曰毛詩曰洪

水茫茫莊子曰芒乎何之忽乎何適向曰迢迢遠也茫茫廣大貌言江水廣大不知所之

游當羅

浮行息必廬霍期

善曰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子羅山

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
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江州潯陽之南爾雅曰霍山為

南岳郭璞曰今在廬江西濟曰羅越海陵三山游湘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歷九疑五臣作疑善曰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上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疑山在

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翰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九疑山名湘江也言越江海游歷於此也欽聖

若旦暮懷賢亦懷其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

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其語辭也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懷賢謂屈原沈湘江旦

暮言近也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

悲也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鮑曰言我皎然明發之心松栢不為歲寒所能欺損者喻雖遭讒人不能欺辱於

已

道路憶山中

五言
向曰往臨
川邵憶始寧山中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善曰楚辭曰涉江採菱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

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
曰採菱江南皆楚越歌曲也

濟

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

斷

善曰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邵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

越客焉
輸曰楚人謂鍾儀也遭晉幽囚而為楚歌其聲甚哀越客靈運自謂也言聞歌思鄉而心腸斷絕

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善曰

廣雅曰款扣也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懣也良曰
絕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者鍾儀思鄉靈運憶山雖
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追尋栖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

外求自己為誰纂

善曰崔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正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卧縱恣

而傲誕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
哉言不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
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銑曰言本性好
靜非外求學此乃從此不怨秋夕長恒善作苦夏日短
而出不知纂繼誰人也

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

上聲善曰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古旦切

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夏時可游故苦其日
短濯流謂水激流於湍瀨也息陰謂倚密竹以就陰也懷

故

五臣作
故懷

巨

普

新歡含悲忘春暝

五臣作暖

善曰言春
暝當喜為含悲而忘

之字書曰巨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

濟曰

言懷故山不可得為新歡常含其悲忘至春暖悽悽明

月吹惻惻廣陵散

善曰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
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

翰曰

悽惻皆哀聲也明月
吹廣陵散並琴曲名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善曰危
柱謂琴

也孫氏瑩篋賦曰陵危柱以頡頏
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

良曰訴告也危柱促

管使其聲急而
哀以叙其心

入彭蠡湖口作

五言
銑曰彭蠡太湖
名向臨川郡從此過也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環迴合圻祈岸屢崩奔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島迴曲會合水激其岸崩頽奔

波也乘月聽哀狔以浥於露馥芳蓀善曰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

以聽哀狔之響濕露而行為翫芳叢之馥狔雌也說文曰浥濕也濟曰狔猿類其聲哀也馥香也芳蓀草名

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

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善曰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

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翰曰秀色屯聚也千念萬

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門澗名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

存善曰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

派乎潯陽

良曰我所經三江九派之事已往空有

其理因靈善作

物宏

五臣

珍怪異人祕精魂

善曰孔安

而存想

靈露

物宏

五臣

珍怪異人

祕精魂

善曰孔安

而存想

靈露

物宏

五臣

賦曰宏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祕閑也江

怪神異之人然皆祕

金膏滅明光水碧綴

五臣

流溫

善

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

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溫言水玉溫潤也向曰金膏

仙藥也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徒作千里曲絃絕念

彌敦也琴賦曰千里別竊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

絃也絃絕謂曲終也言曲終而別念彌厚

入華子崗

五臣作岡

是麻源第三谷

五言

善曰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

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項故華子為稱也

翰曰華

子期角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故稱焉麻源山名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

善曰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良曰謂南

中炎暖冬月樹木榮

銅陵映碧澗

善作潤

石磴瀉紅泉

善曰銅陵銅山也揚雄蜀

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

山澗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自沙中流出故其色紅也

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

善曰栢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遁無不利向曰隱淪肥遁皆幽居者枉曲棲止也客暫過故稱枉賢久住故云

棲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

善曰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

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

濟曰術阡道也言山徑高險不可測度故云天路非

術阡謂不知道路

遂登群峯首邈若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

徒空筌

善曰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遊仙詩曰遊將升雲煙楚辭曰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

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

翰曰登升筌迹也

升衆山之高邈而入雲煙也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

但空有蹤迹而已

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

五臣作代後

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

善曰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

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畧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

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人傳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無以驗矣潺湲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善曰言古之獨往水聲也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為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銑曰恒充少時為樂之用不足為久長之事

文選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膳錄貢生臣郭棣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二十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四十六

集部

文選卷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行旅下

北使洛五言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

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

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銑曰宋高祖北伐府遣一使起居延之與府參軍北至洛道中作是詩也

改服飭

勅

徒旅首路跼險艱

善本作難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

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儼戎車首路

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毛萇詩傳曰跼曲也鄭玄

曰跼可畏懼之言也向曰改服改常

服旅行旅也飭整首初跼履艱難也

振楫發吳洲秣

馬陵楚山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朱鼈躍飛泉夜飛過吳洲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巢食馬曰秣韓

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翰曰楫

塗出梁宋

郊道由周鄭間

善曰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由碭也濟曰梁宋周鄭皆國名

前

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善曰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

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在昔輟期運經始闢聖賢善曰毛詩

川也銑曰即洛陽也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寔命碑

曰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閭之前志聖人生率闕五百歲銑曰閭猶無也在昔晉伊瀝絕津濟臺館無尺椽

亂期運輟息無聖賢經理善曰伊瀝二水名也曹植毀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

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向曰由時亂故津濟斷絕臺館

盡毀故無尺椽宮陞多巢穴城闕生雲烟翰曰言其荒蕪如此

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善曰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摯虞尚書令歲

曰補我袞闡我王猷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濟白言宋高祖之德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值冬

時冒寒氣陰風振涼野飛雲善本作雪瞀窮天善曰陸機

而苦辛

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

于次月窮于紀

濟曰

晉

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

善曰

亂窮終也謂終歲之天

時

引猶進也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銑曰引發也

隱憫

眉

徒御悲威遲良馬煩

善曰

楚辭曰隱閔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倭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向曰隱憫憂歎貌威遲馬行貌煩勞也

遊

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讐

善曰言當歸來而更數有所往而讐本期

翰曰游行也芳時

春時徂讐失期也言我以永雪所苦故歸來屢失期也

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善曰言已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濟曰蓬非直達者然成也言已隨

俗之心久已除矣而猶被牽制於時尚勞於行役而當此窮歲之節如蓬之性非自直達復為飄迫殊不得成我志也飛飄薄迫也

還至梁城作

五言 良曰自洛還也 梁國名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戌勤

善曰楚辭曰登石巖兮遠望路眇眇兮默默又曰顏色憔悴

左氏傳曰勤戌五年

銑曰眇默遠貌軌車跡也征行戌守勤勞

昔邁先祖師今來後

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振徒陟崇丘楚辭曰肩傾

側而不容

向曰昔邁謂前此使時在北伐之前師也

今來蓋至後軍也

翰曰言雖揚鞭視歸路而欲疾然

道路險阻不能前及其羣

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

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

圃陸機從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曰徒徒侶也梁陳二國名分分界首也

濟

故國多喬木空

城凝寒雲

善曰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良曰故國謂梁城也喬高也

丘隴填郭郭銘

誌滅無文木石局幽閭黍苗延高墳

善曰說文曰局門之闕也銑曰謂

遭晉亂也墳墓毀撤銘誌遺失木石交橫塞于泉戶如有關閉延滿也

惟彼雍門子吁嗟

孟嘗君愚賤同埋滅尊貴誰獨聞

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

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汝兮封禪書曰埋滅而不稱

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

良曰言貴賤賢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

為久游客憂念坐自殷

善曰毛詩曰憂心殷殷翰曰曷何殷深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五言 濟曰延年與

湘州刺史張劭登巴陵郡城樓而作是詩也都謂建鄴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為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

善曰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

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良曰江漢二水名餘同善注

三湘淪洞庭七澤

藹荆牧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

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其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銑曰淪

猶會也江湘沅水皆會已陵至洞庭陂號為三江三湘
蓋謂三江也子虛賦云楚有七澤常見其一藹草盛貌

荆亦楚也牧經塗延舊軌登閨伊人訪川陸善曰周禮曰
則陶牧地名

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閨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劬也
蜀都賦曰經塗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陸機豫章

行曰川陸殊塗向曰延猶追也軌迹閨城也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善曰
陸機

谷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呂氏春秋注曰鄉國也盛
弘之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左傳子

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于目
善

曰尚書曰荊州雲土夢作乂北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
南西都賦曰舍櫺檻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

曰楚昭王遊於荊臺司馬子期諫曰荊臺左洞庭右彭
蠡荆或為京濟曰囿園也此二者皆楚游觀之地

清霄云芳霽岳陽曾暉薄瀾澳

於六善曰說文曰霽亦氣字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氣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曰澳隈也向悽曰霽氣也霽雨止也曾暉日光也瀾水陂澳水曲也

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

善曰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颺自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河

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風謂古跡也楚辭云目極千里傷春心

銑曰遠萬古陳往還百

代勞起伏

善曰起伏即倚伏也還起伏其來遠矣陳設勞倦也

向曰往存沒竟何人

炯介在明淑

善曰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

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德獨流於吉善

之士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

善曰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

曰藝樹也 濟曰上世
高尚之人也 藝種也

還都道中作

善曰集曰上潯陽還
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

良曰昭為臨海王參軍從
荊州還也都謂揚州也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

善曰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
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

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
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客

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

善曰江賦曰駭瀚浪而相礪言
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

可少留 向曰惜日月務
疾還也崩波猶奔波也

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

鱗夕雲起獵獵晚

善本

風道

疾由

翰

善曰廣雅曰道急
翰曰早路早取路也

畢景落日也儔儔侶也
濟曰鱗鱗雲貌獵獵風聲

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

善曰

鷗水鳥也

良曰騰飛也言飛沙鬱

登艫眺淮甸掩泣

然若黃霧也

翻浪有似白鷗鳥也

望荆流

善曰漢書音義李斐曰艫船前頭刺櫂處也楚辭曰長太息而掩涕銑曰艫檣軸也眺視也

掩泣憶臨海王也荆流楚水也

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烟浮

善曰絕猶盡也向曰絕極

也
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

善曰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翰曰倏

忽俄頃之際悲思已合於心若經三秋也此皆言憶臨海王

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

游

善曰周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傷向曰昭自責已離親遠游之悲

誰

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善曰思立賦曰慕古之人貞節左氏傳宋人曰懷璧不可以越

鄉銑曰古節古人高尚之節越違也皆明責己之詞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五言善曰鄺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三山又

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向曰新林浦名眺時為宣城郡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

善曰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

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騫往來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

樹

善曰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應劭風俗通曰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

旅思

倦搖搖孤游昔已屢

善曰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游非情歎翰曰永長

也搖搖不定貌屢數也

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

善曰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

自退揚雄檄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滄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濟曰滄

洲洲名隱者所居言我既懽得祿復合此趣矣

善曰左氏

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湫隘囂塵向曰雖無元

雖無元

豹姿終隱南山霧

善曰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

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元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暮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銑曰同善注眺言我雖無豹姿且終得隱居養性

敬亭山

五言善曰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善曰方言曰亘竟賈誼早雲賦曰遂積聚而合沓相紛薄

而慷慨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向曰亘長也合沓高貌

隱淪既

已託靈異居

善本

然棲

善曰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曰棲百靈翰

曰隱淪隱逸也靈異靈仙也居安也

上千蔽白日下屬帶迴谿

善曰子虛賦曰日月

蔽虧交錯糾紛上千青雲罷池陂陀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濟曰屬及迴曲也

交藤荒且蔓

樛枝聳復低

善曰

毛萇詩傳曰木曲曰樛向曰樛長聳舉也

獨鶴方朝唳

饑飢此夜啼

善曰八王故事曰陸機歌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得也孫卿子曰饑鼠五技而窮

銑曰方當也 鼯鼠名啼鳴也

瀑

五臣作泄

雲已漫漫多

五臣作夕

雨亦淒淒

善曰

魏都賦曰窮岫深雲日月常翳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冥以多雨 向曰泄猶舒也漫漫雲布貌淒淒

雨落

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

善曰楊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文曰紆屈也

一曰縈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 翰曰言我此行雖紆帶郡守之組綬然而兼得

尋幽隱之跡

緣源殊未極歸徑窅

鳥如迷

善曰聲類曰窅遠望也於鳥切良

曰緣亦尋也源徑路窅深也

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

善曰丹梯謂山也眺鼓吹

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游駕陵丹梯升嶠既小魯登繼且帳齊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 濟

曰要約也奇趣謂仙奇也丹梯謂山高峯入雲霞處也

皇恩竟已矣茲理庶

五臣作席

無睽

善曰西京賦曰皇恩溥周易曰睽乖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銑曰若天子之恩於我終

竟止矣此登山之理無乖也

休沐重還道中

五言 善曰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日

得下一沐 良曰休沐謂
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

謝玄暉

薄游第從告思閒願罷歸

善曰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游

於朝乎漢書曰蘓林曰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乞骸骨罷歸 翰曰薄

游薄宦第且也從告
休謁之名閒靜也

還叩歌賦似休汝車騎非

善曰漢書曰司

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邛都
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
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
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
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
單車歸家濟曰同善注眺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
騎乃非

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

善曰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詠賦應劭曰三

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瀋岳關中記曰霸陵文
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良曰灞池謂西京

伊川謂東京言此二京不可違汀葭稍靡靡江蓂他復

依依善曰毛詩曰葭莢揭揭毛萇曰葭蘆也莢亂也高

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銑曰汀水

際平處也葭莢皆水草田鶴遠相叫沙鴉保忽爭飛雲

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之雲
端表猶外也向曰鵲水鳥

翰曰表外也
岫亦山也

試與征途望鄉淚盡霑衣

善曰古詩曰淚
下沾衣裳濟

曰征行徒侶也

鄉淚望鄉之淚賴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

善曰嵇康秀
才詩曰旨酒

盈樽陸機曰日出東南隅清川含藻景

良曰賴

問我

此盈樽酒含光景而望芳菲之節稍得解其鄉思

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

五臣
作闡闡善曰

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銑曰徽美也我所以勞
心者為天子之澤霑潤我仰清美之道所致向曰闡

門也閨門天子重門也言我志狹
不重軒冕蒙主恩甚故戀重門

歲華春有酒初服偃

郊扉

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顏
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閑翰曰此心終

願歲初春酒熟衣以初服
偃息於故居之門庭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五言 善曰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

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濟曰京邑謂丹陽

謝玄暉

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善曰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潘岳河陽

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良曰喻登山望丹陽也浹岸也京縣洛陽也

白日麗飛甍

參差皆可見

善曰吳都賦曰飛甍并互李尤洪池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 銑曰甍屋簷也參

差連絕貌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

五臣作暄

鳥覆春洲雜英

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

善曰卽鄆湛贈伍處
立詩曰行矣去言別

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何為久淫滯毛詩曰懷哉懷哉
曷月余旋歸哉向曰覆蓋英華也翰曰言思歸未

果故罷

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

善曰楚辭曰與佳人
期兮夕張又曰涕淫

淫而若霰濟曰佳期謂友朋也悵
恨也何許謂不見也霰雨雪相雜也

有情知望鄉誰能

鬢

軫善本

不變

善曰劉謔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孰
能不懷廣雅曰鬢黑也古詩曰還顧

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詩傳曰鬢黑
髮也 鬢與鬢同 向曰言人情有望鄉者誰能髮不變

白乎鄉謂丹陽
詩云鬢髮如雲

京路夜發

五言 銑曰又自
丹陽之宣城郡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

善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書曰戎車三百

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向曰擾擾卒迫也肅肅嚴敬也徂往也兩

車也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決

鳥郎漑莫蕩善曰寥落星稀之貌也字書曰決漑不

明之貌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

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良曰

團露垂貌故鄉邈已夏山川修且廣

善曰班固燕山銘曰夏其邈兮亘地界陸機赴

洛詩曰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濟曰夏遠修長也

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

勅躬每跼

局

踏

脊

瞻恩唯震蕩

善曰曹子建聖皇篇曰侍臣首文奏陛下體仁

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鮑昭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
鉤命決曰勅躬未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
蓋厚不敢不踏楚辭曰心怵惕而震蕩銑曰文奏謂
官簿書懷人懷友人也向曰勅誠躬身也跼踏危懼
也瞻思天子之恩
也震蕩不安也
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善曰陸機贈弟詩曰

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頸鞅也又曰鞅柔草
也鞅於兩切鞅都達切翰曰稅息鞅駕也

望荆山

五言

江文通

良曰淹時授建平王景素五經而作是詩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

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荊州刺史江淹

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荊楚之境也盛弘之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濟注同

南關繞桐栢西岳

善本

出魯陽

善曰尚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

縣有魯陽山

銑曰南關謂所居之南有

寒郊無留影

秋日懸清光悲風繞

五臣

重林雲霞肅川漲

善曰周易曰繞萬物

者莫疾乎風說文曰繞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大之貌也向曰言秋暮氣寒日

短也

翰曰肅

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

善曰古詩曰淚下霑衣裳

楚辭曰歲既晏兮

濟曰歲晏喻年老

玉柱空掩露金

樽坐含霜

善曰袁淑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

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

良

一聞苦寒奏再

五臣作載 **使豔歌傷**

善曰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銑曰言琴

酒既無情撫持當此時若一間奏苦寒之曲則使美豔之歌亦悲傷也苦寒豔歌皆古歌曲

旦發漁浦潭

五言

丘希範

向曰遲為新安郡太守經此潭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吳郡緣海四縣記

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赤亭定山東十餘里

翰曰赤亭山名

擢歌發中流鳴鞞響

沓障

五臣作嶂善曰馬融廣成頌曰發擢歌縱水謳字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上正曰障翰曰擢

歌鼓擢而歌也沓障重山也

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

蕲絕峯殊狀

善曰張衡七辯曰蹊路詭怪良曰詭怪幽奇也蕲絕嶮峻貌

森森荒樹

齊析析寒沙漲

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起將成嶼也銑曰森森長密貌荒樹野

樹也析析風聲漲起也

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

去聲善曰說文曰島海中有

山劉涓子吳都賦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說文曰傍附也向曰島嶼皆水中山也陟升傍近也

信是

永幽棲

五臣作栖

豈徒暫清曠

善曰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棲又田南詩曰清曠招

遠風蒼頡篇曰曠踈曠也

翰

坐嘯昔有委卧治今

五臣

作可尚

善曰張璠記曰同濟注璠音津璠音質漢書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

淮南耶顧淮陽更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濟曰後漢岑睢字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璠請為

功曹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遲言坐嘯之事昔人已委得賢才卧理之事我今自庶幾也

早發定山

五言 善曰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良曰約為東陽太守宿于定山而早發

夙齡愛遠壑晚泣見奇山

善曰毛萇詩傳曰泣臨也銑曰夙齡謂少年時也晚泣

謂暮年臨職

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

善曰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

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

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

善曰江賦曰絕岸萬文壁

立霞剝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

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

音賤 善作淺淺歸海也楚辭曰石瀨兮淺淺

善曰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逸曰淺淺流疾貌也

向曰漫漫平流貌
賤賤流急貌

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翰曰棠櫻皆果木名而開

發其花也花朱色如火欲然也

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

善曰楚辭曰遊子憺兮忘

歸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

濟曰蘭杜芳荃皆香

草也言我至此忘歸屬於此草雖懷祿而去長寄其心

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善曰楚辭曰來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消子者齊人好餌朮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良曰言我終當顧此採芝草而服以望九仙之道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五言
四十洲
記善

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
銑曰新安郡名京邑丹陽郡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

善曰廣雅曰珍重也

洞澈隨深淺皎鏡

無冬春千仞寫喬

五臣作停

樹百丈見游鱗

善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

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向曰皎鏡清明如鏡七尺曰仞千仞言高也

喬高鱗魚也

滄浪

平

有時濁清濟涸無津

善曰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

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蘓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漚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涸胡落切翰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夏禹竭洛涸濟漚淮於澤言濟水亦有涸時滄浪水有濁時此江水不曾濁不曾涸

豈若乘斯去俯映

石磷磷

善曰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濟曰斯謂此水磷磷水中石貌

紛

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

善本作布衣

願以潺湲水

五臣作沫

霑君

纓上塵

善曰囂滓謂去京師囂塵之地以往東陽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

雜子

良曰潺湲水流貌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已隔喧囂濁穢無假浣濯衣巾請以流沫霑洗京邑游好纓上塵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

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銑曰漢相曹操出師征張魯及孫權時繫作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

善本作問

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

師

善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不識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

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班固漢書高祖紀述

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

所聞也周易古之神武不殺者夫

向曰謂曹公神武必不勞師旅也相公征關右赫怒震

天威

善曰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

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翰曰關右關西也赫威也天威天子之威

一舉滅

獫虜再舉服羌夷

善曰漢書曰獫虜虐老獸心服虔曰獫虜羌

夷皆遠
蕃名

西戎邊地賊忽若俯拾遺

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

取楚如拾遺

良曰邊賊謂張魯拾遺言易也

陳嘗越丘山酒肉踰川坻

善曰六韜

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

也丘山川坻

軍中

善本作人

多飫饒人馬皆溢肥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曰飫馱也說文曰饒飽也向曰飫厭饒餘也

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善曰論語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良曰徒步乘騎也

拓地三千里往返速如

善本

飛

善曰虞壽王驃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曰疾如飛

也拓開拓也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善曰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

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

濟曰鄴魏都也獲盡也

畫

善本作盡

日處大朝日暮薄

言歸

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向曰大朝天子朝也

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

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

善曰左氏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

自憚其為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矣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相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崔駰七依曰需若膏雨之潤良苗銑曰同善注槃言我雖有雄雞懼犧之情亦欲不為人用而沐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庇黍苗是以復願仕也禽獸鳥獸之通名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沐恩之實也揮布也

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

善本無此二句

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向曰伊尹負鼎以干湯

長沮桀溺耦而耕言我竊慕伊尹之負鼎不學沮溺之耦耕厲朽鈍桀自謙也

熟覽夫子詩

信知所言非

善曰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竇犂見殺迴車而趣為操曰

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乖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 翰曰同善注桀將厲鈍朽以求仕夫子翱翔以退居以桀之情則夫子之言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祥刑

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

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祥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桀從征吳作此四篇 濟曰孟秋之

月涼風至言將順秋氣而行殺罰故主司告以祥刑之事厲嚴也

我君順時發桓桓東

南征

善曰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

征逖彼東南

向曰我君曹公

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

垆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垆銑曰被徧也

征夫懷親戚誰能無

戀

五臣作此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

善曰漢書公孫瓚曰累足拊襟埤蒼

曰檣帆柱曰檣韓詩曰眷眷懷歸向曰時聚從軍

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

善曰

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霏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曰垤螳冢也鄭玄曰鸛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于室垤徒頡切

翰曰聚自言念室家之意喟歎聲

日月不安

處人誰獲恒寧

善曰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濟曰此聚自解之詞獲得

恒常寧安也

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

善曰毛萇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銑曰齡年徂往也

今我神武師暫

五臣作雙

往必速平弃余親睦恩

輸力竭忠貞

善曰左氏傳樂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

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

銑曰神武謂曹公也速平謂平孫權也親睦親戚也

懼無一夫用

報我素餐誠

善曰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曰無能而食祿曰素餐報猶雪也

向夙

夜自併

普庚

性思逝若抽縈

善曰廣雅曰併忼慨也曰併性歎息也逝往也抽縈

輸

如緝

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善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

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

退良曰言我將被羽先登
而破敵豈敢聽金聲而止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

齊曰謂孫權為夷者務願毀敵

方舟順廣川

薄暮未安抵

善曰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

銑曰方並也安抵謂繫舟於岸

白

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

也餘暉言將夕也

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

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蟋

蟀也

向曰蟋蟀秋蟲名翩翩飛貌

征夫心多

五臣作兩

懷悽愴令吾悲

善曰禮記

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

善曰說文曰防

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良曰高防謂戍守之地

迴身赴牀

寢此愁當告誰

善曰楚辭曰居愁期誰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

身服干戈事豈

得

五臣作能

念所私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干盾也所私情所親也

即我有授命

茲理不可違

善曰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曰即就戎兵也授命授君命也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善曰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向曰白馬津河津名

逍

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

善曰毛詩曰河上乎逍遙

連舫踰萬艘帶甲千

萬人

善曰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為右將以四十七艘舫踰于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文曰

舫併舟也又曰艘船摠名也

良

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

曰言連舫兵甲之多也艘舫船也

勲

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銑曰率循勲功也將定舉平權之

也功
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

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

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向曰帷帳也聖君謂曹公

恨我無時謀謨

諸具官臣

善曰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濟曰祭自

恨無應時之謀猶無

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

善曰論語曰入公門

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良曰漢光武賜陳俊以絳衣三百領以衣中

堅同心之士然中堅卒伍之名鞠躬敬懼貌言我但敬懼於卒伍之中微少畫策亦無能陳設

許歷為完士

一言猶

善作

敗秦

善曰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

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
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
許歷曰請受鈇鎖之誅趙奢曰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復
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
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
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為
完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

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不素餐兮漢書平當曰吾
已負素餐責矣

內曰言我無德受祿有愧於此也

雖無鈇刀用庶幾奮薄身

善曰東觀漢記班超曰冀止
鈇刀一割之力班孟堅答賓

戲曰擲朽摩鈇鈇刀 翰曰言我雖無鈇刀
一割之用庶幾奮微薄之身願以立功事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

善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濟曰悠悠長也

靡靡
愁貌

四望無烟火但見林與丘

善曰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冠千里無烟火

城

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聚木曰榛良曰榛叢由從也

藿

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

在樹鳴鸛鵒摩天游

善曰禮記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八九子歌曰黃鸛摩天極高飛

銑

曰藿蒲葭葦皆水草名曰鸛鵒皆鳥名摩天言高也

向

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

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翰曰曹公譙人故繫美之

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

善曰孟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也說

文曰疇耕治之田也曰言村落相次稼穡竟野

濟

館宅充鄆里士女

善作女士

滿莊

馗

五臣作馗音仇協韻善曰韓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達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馗九交之道也良

曰充亦滿也郭外曰鄧莊馗皆道也

自非賢聖

善作聖賢

國誰能享斯休

善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享當也

銑曰賢聖謂曹公

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善曰詩曰逝將

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向曰客繫自謂也願留願留於譙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

顏延年

翰曰宋文帝時郊祀天地使延年作詞

寅威寶命嚴恭帝祖

善曰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帝上帝祖

先祖也

濟曰黃敬威畏也寶命

天命言天子

敬畏天命尊敬先祖

炳海表岱系唐胄楚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

緒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彭城

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徐州之

境良曰炳明也胄猶承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即彭城

東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明表海岱之

地也宋承唐堯及楚元王後故云系承也

靈監睿文

民屬睿武

善曰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
銑曰靈神鑒察睿聖也

奄受敷錫宅中

拓宇

善曰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欽是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范曄後漢書虞

詡曰先帝開拓土宇向曰敷大錫賜宅居也

言宋高祖奄受天之大賜故居中開拓疆宇

亘地稱

皇鑒天作主

善曰燕然山銘曰負其邈于亘地界曹植
玄暢賦曰鑒天壤而作皇孝經鉤命決曰

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立太子師傳表曰
月下膺期順乾作主 翰曰亘徧罄盡也 月寤充來賓

日際奉土

善曰甘泉賦曰西壓月融東震日域服虔曰
音窟兔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慎德四夷

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寤曹植玄
暢賦曰絙日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奉土

歸疆

濟曰寤窟也月窟西極日際

開元首正禮交樂

東極言遠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
舉善曰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
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良曰元首皆始

也正者正月上日言天子布開政教之始
起于正月上日也禮交樂舉和之至也

六典聯事九

官列序

善曰周禮曰以官府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
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

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
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

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也

銑曰周禮有六典之官以掌萬邦舜命九官以理天下若斯之官皆接聯而事於此羅列皆有次序有挂

全在滌有絜在俎

善曰周禮曰充人掌絜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

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向曰犧牲體完曰牲

在滌謂在牢中也絜清以薦善作王衷以荅神祐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薦獻也衷中心也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翰曰薦進衷善祐福也言進我天子之善以荅神靈之福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善曰禮記曰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濟曰維繼帝

祭天饗也皇乎備矣有事上春善曰漢書郊祀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

孔曰天子有事於郊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種
種之種良曰言天子備聖孝之道有事謂有祭祀之

事

禮行宗祀敬達郊裡

善曰禮記曰禮行祖廟而考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

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裡
銑曰禮行敬達謂徧禮也宗祀謂先祭於祖郊裡謂祭

祀於郊精意以享謂之裡金枝中樹廣樂四陳

善曰漢書曰金枝秀華應劭曰金枝銅鐙

百二十枝史記曰趙簡子病寤寐曰我與百神聽於鈞
天廣樂矣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樂也

陟配在京降德在民

善曰毛詩曰三后在天陟配在京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兆民

翰曰陟升也詩云王后在天陟配在京謂太王王季

文王既沒精氣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於鎬京言天子

升祖考以配天下以德及衆庶也

奔精昭

五臣作照

夜高燎煬晨

善曰奔精星流也史

記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甘泉昏時夜祠到明而終
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颺檠燎之炎煬致高煙

於太一濟曰同善注奔精即流星也陰明浮爍沈滌

詠深淪善曰言宋為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而揚光沈滌所祭沈淪而沈靜也尚書考靈耀曰

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
玄曰祭水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滌祭名也銑曰宋

水德主北方辰星辰星為陰明浮爍謂其光上浮也
滌水曰沈滌祭名深淪謂致誠信於水也淪深水也告

成大報受釐元神善曰禮記曰升中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

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室臣瓚曰釐
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僖呂安謂髀賦曰上奏元

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宮賦注曰釐福也良曰
告其成功以報於天遂受福於天神矣元大也月御

案節星驅扶輪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天文志曰案節徐行

服虔曰謂行遲也言天神降月御為之案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齊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

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風詡詡其扶輪

向曰言天福之降下於國使月御車使星駟乘木立

虛海賦曰大明撫轡於金樞之

穴撫猶攬也月有御故言轡

遙興遠駕曜曜振振善

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曜曜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振盛貌遠駕神駕也翰曰興起也天神起自于天故云

遙興也下至於地故云遠駕也曜曜振振光明威盛貌

樂府上

善曰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四首

五言

古辭

善曰言古辭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濟曰漢武

帝定郊祀乃立樂府散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也名字磨滅不知其作者故稱

古辭

飲馬長城窟行

善曰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

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銑曰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征人路出於此而悲傷矣言天下征役軍戎未止婦人思夫故作是行

青青河畔草

善本

草絲絲思遠道

善曰言良人行役以春為期期至不來所以增

思王逸楚辭注曰絲絲細微之思也曰此謂自春而相思也絲絲心不絕貌

銑

遠道不可思

夙

五臣作宿

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

縣展轉不可

五臣作相

見

善曰廣雅曰昔夜也字書曰輟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

箋曰轉移也向曰展轉反側也

向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

媚誰肯相為言

善曰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

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為言乎皆不能為言也翰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葉則不知天風海水不凝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雖有親戚之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為訪問而言者乎亦喻朝廷食祿之士各自保己以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為娛游不能薦於賢才

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向曰相思之甚精誠感通若夢寐

之間似有所使自夫所來者遺我雙鯉魚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洩之意耳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夫書也尺素絹也古人為書多書於絹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善曰說文上

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銑曰何如謂何言也夫知婦相思不能下食故言加餐也

君子行

五言平調 向曰言君子之道宜守謙 撫不履見猜之地瑟有三調平調清調

側調此曲處於平 調善本無此一篇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

翰

納取也取履疑盜 瓜正冠疑盜李也

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

銑曰行合於禮授謂

傳物也

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

濟曰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柄老子云和其

光同其塵言此理甚難明

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

世稱聖賢

銑曰白屋草屋庶人居也若此之人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

天下士故天下士皆歸心焉後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

五言 向曰側調傷日月代謝年命遵盡離絕知友傷而為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

善曰

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翰曰燭照也耿耿夜深長貌

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颻

善曰毛萇詩傳曰閨內門也濟曰閨門也

攬衣曳長帶展履下高堂東西

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善曰長門賦曰展履起而彷徨濟曰安何也徘徊彷徨皆時行不

貌止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

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善曰

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
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
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
曰穹蒼蒼天也銑曰穹蒼天也

長歌行

五言 五臣有平調字 善曰崔豹古
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

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叙怨情
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
微吟不能長傅玄艷歌行曰吐來長歌續短
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良曰當早
崇樹事業無
貽後時之歎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

善作行

日晞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

也向同善注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

善曰楚辭曰恐死不見乎陽春淮南子曰

光暉萬物

翰曰為

事當及少年之時

常恐秋節至焜

胡本

黃華葉衰

善曰焜黃

色衰貌也

濟曰恐至暮

年志氣銷歇焜黃華色壞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善曰

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

銑曰言年一過不可再來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

善作乃

傷

悲

銑曰理同無益

怨歌行

五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餘同向注

善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

班婕妤

向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好帝初即位

後宮始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

後趙飛鸞寵盛婕妤失寵故有是篇也婕妤后妃之位名也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彪之

姑少有

才學

新裂齊紈素鮮

善作

絜如霜雪

善曰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為冬服

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絹天子為三官服也

翰曰紈素細絹出於齊國

裁成

善作

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善曰古詩曰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良曰皆喻盛美加之刻飾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善曰蒼頡篇曰振抱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

濟曰君愛

幸有如此

常恐秋節至涼颼

善作

奪炎熱

善曰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

華葉衰炎熱氣也

銑曰懼寵之移

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向曰果見遺擲矣篋

筥盛扇
之箱

樂府二首

短歌行

四言 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為樂並自戒勗之意凡樂府詩古皆有詞此則擬而作之已下盡類此

魏武帝

善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而

為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從軍三十餘年手不捨卷畫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文帝立追諡為武皇帝 翰同善注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善曰左氏傳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

苦多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
銑曰如朝露言短促也去日逝去之日慨當以慷

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善曰毛詩曰微我無酒
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

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
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

也銑曰慨慷歎也向曰杜康古之
造酒者在此篇斷以為酒名未知孰是青青子衿悠悠

我心

善曰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
衿詩國風也俱在學校之中青衿青領者也其心

悠悠謂
相思也但為君故沈吟至今

善本無此二句良曰君為
知友也沈吟喻深思之意

呦呦

幽

鹿鳴食野之苹

平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善曰毛
詩小雅

文也苹萍也鹿得萍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喜
樂賓客相招以盛禮也鄭玄云苹蘋蕭也濟曰喻人

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魏武帝思此事故引是詩也以結義於文之意無妨害也

明明如月何

時可掇

丁括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善曰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不可絕也說文曰

掇拾取也豬劣切明月之光誰能掇去

銑曰相思之心如向曰中謂中心

越陌度阡枉用

相存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為客主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存

翰曰阡陌皆道也南

北曰阡東西曰陌枉曲也存問也

契濶談讌心念舊恩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濶漢書曰

張賀思念舊恩良曰契濶勤苦也言勤苦於談讌者念舊情也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善曰月明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銑曰以喻大賢出而小人削

而忠信之士游行當擇其棲託之便矣若不得其所山依則惠害之必至亦如烏鵲匝樹求其可託之枝

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善曰管子曰海

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
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
周公誠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
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
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
識曰河授圖天下歸心向曰山海所以不辭土不拒
水者是不厭高深周公以聖人之姿一食三吐哺一沐
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歸其心亦猶此也魏武有慕
於此因為戒焉

苦寒行

五言

五臣有清調字

善曰歌錄曰

苦寒行古辭翰曰謂因行遇寒而作

也古曲
有清調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

善曰

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

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

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註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

行孟門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濟曰艱難

也巍巍高貌山阪屈盤如羊腸

之形宜陟此山車輪為之摧毀樹木何蕭索

善作瑟

北風

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

霏霏

善曰毛詩曰雨雪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善曰呂氏春秋曰天

下莫不延頸舉踵也

我心何怫

佛

鬱思欲一東歸

善曰楚辭

向曰延頸猶延頤

曰怫鬱兮不陳東歸言望舊

水深橋梁絕中道

善作路

正

鄉也

良曰怫鬱憂患之貌

徘徊迷惑失故路薄

五臣無薄

暮無

五臣有所

宿栖

善曰揚雄琴情英曰當道

獨居暮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

五臣作采

薪斧

無所宿

冰持作糜

善曰莊子擔囊而趨謂柴也天寒水凍故斫冰以作糜粥也

向曰囊謂袋也

薪

悲

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善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言行役未還故感此詩而哀也翰注同

樂府二首

善哉行

四言

五臣作苦哉行

善曰

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

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銑曰謂山林之人節行危苦欲其入仕以取逸樂

魏文帝

山上采薇薄暮苦饑

善曰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古艷歌

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饑

向曰薇草藥名可以食之谿谷多風霜露沾

五臣作霑

衣

善曰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野雉羣雛

古

猴猿相追

善曰毛詩曰雉之朝雛

還望故鄉鬱何壘壘

善曰廣雅曰壘重也翰曰壘壘山重貌

高山有崖林

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

善曰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憂

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濟曰言山崖木枝衆皆

人生如寄多憂何為

善曰尸

知之憂自心來人不能知

菜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良曰人之一生若寄於世同朝菌蟪蛄山林

之士自取其憂以何為也

今我不樂日

善作歲

月如馳

善曰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

除銑曰我文帝自稱也言我所不樂者但為其日月之速耳

湯湯

傷川五臣

流中

有行舟隨波轉薄

善作迴轉

有似客游

向曰湯湯流貌

策我良馬被

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

馬衣輕裘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愉娛以忘憂又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翰曰言山林之士

可以如此行樂忘憂也載則也

燕歌行

七言善曰歌錄曰燕地名猶楚苑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他皆類此

此婦人思夫之意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善曰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

今草木搖落而變哀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羣鷺

善本作燕

辭歸鴈南翔念君

客遊思斷

五臣作游多思

腸

善曰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鴈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

翩翩其辭歸又曰鴈雍雍而南遊良曰憂思結於心腸

慙慙

苦

思歸戀故鄉何為

淹留寄他方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慙恨不滿之貌也口葷切

銑曰慙慙心不足貌

賤妾

玆玆守空房

善曰玆單也

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

裳

善曰古詩曰淚下霑衣裳婦人自謙而稱妾玆者孤獨貌

向曰

援琴鳴絃發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長

善曰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翰曰援

引也清商秋聲

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

皎皎照我羅牀惟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

濟曰星漢天河央極也牽牛織女遙相望

爾獨何辜恨河梁

善曰史記曰牽牛為犧牲其比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

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銑曰牽牛織女二星名隔天河相望婦人自恨與夫離絕故問此星何辜復如此矣牽牛星河鼓星是也

樂府詩四首

五言

瑩篴引

善曰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

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蘓林曰作瑩篴濟曰瑩篴樂器名引曲也此詞亦

欲使知友存交情為善事
及時行樂以保其天年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善曰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遊者

吾能尊顯也

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美物

曰珍聲類曰宰治也

良曰膳食烹煮也

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善曰楚辭曰狹

秦箏而彈徵史記蘓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銑曰秦人善彈箏齊人亦善鼓瑟慷慨猶激揚也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向

曰京洛之人皆善謳歌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善曰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

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
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翰曰爵酒杯也庶羞衆味也

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善曰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

年永錫祚胤 濟曰古人之宴有奉金為壽者或稱萬歲者賓主故以此相酬焉

久要不可忘

薄終義所尤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

終 良曰久要久交也薄終薄行於終義所非也尤非也

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

善曰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向曰磬折曲躬也言君子以謙

德曲躬於人固無所求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

五臣

作再

百年忽我適生在

五臣作存

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善曰舞賦

曰耀華屋而燿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道零落
下歸山丘毛萇詩傳曰道終也良曰言白日之奔流

如驚風之飄疾也光景日色也
曰適猶疾也濟曰零落謂亡沒也

先民誰不死知命

復

善作亦

何憂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良曰先民古人也

名都篇

五言善曰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銑曰名都邯鄲臨淄之類也居篇之首故

以為名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之樂而忘憂國之心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

善作光

且

鮮

善曰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向曰妖美也

京洛都也被衣鮮新也

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善曰漢書陸弘少時好鬪雞走

馬翰曰郭外曰郊古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濟曰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

半路攬弓疾鳴鏑長五臣無長驅上五臣有彼南山善曰儀禮曰司射搢三挾

一鄭玄曰搢捷也楚甲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勤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銑曰捷

引也鳴鏑箭名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也

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縱兩禽雙兔也良曰縱射也兩禽連謂連中雙兔也禽者鳥獸通稱餘巧未

及展仰手接飛鳶善曰毛詩曰鳶飛戾天鄭玄云鳶鵠屬向曰接射也觀者咸稱

善衆工歸我妍善曰舞賦曰觀者稱麗翰曰咸皆工能妍美也歸來善作宴平樂

美酒斗十千善曰平樂觀名濟日言酒美故價貴膾鯉膾子胎鰕炮善

寒

鼈炙熊蹯

音煩

善曰

毛詩曰

炮鼈膾鯉

蒼頡

解詁

詰

曰膳

少

汁

膳也

鹽鐵論曰

煎魚

切肝

羊淹

雞寒

劉熙釋名曰

韓羊

韓雞

本出

韓國

所為

然寒

與韓

古字通也

左氏傳曰

宰夫

膳

熊蹯

不熟

良曰

鯉魚名

也膳

臠也

鰕魚名

鰕腹有胎

在腹也

炮燒也

熊蹯熊掌也

鳴儔

嘯匹侶

善作

列坐

竟

長筵

濟曰

鳴嘯皆命呼也

儔匹侶

連翩

擊鞠

壤巧

捷惟

萬端

善曰

漢書曰

霍去病在塞外

尚穿域

蹴鞠也

如淳

曰域

鞠室也

郭璞三蒼解詁曰

鞠毛丸可

蹋戲

鞠

巨六切

史記曰

魏公子賓客

辯士說王

萬端

向曰

白

連翩

輕迅貌

擊鞠

今之打毬

捷疾也

萬端言多

妙也

白

日西南

馳光景不可攀

良曰

攀留也

言此者

雲散

還城

邑清晨

復來還

善曰

舞賦曰

駘驛而歸

雲散

城邑

濟

曰如雲之散也

明晨復來於長楸平樂

文苑

卷

七

樂

邑

也終日若此其
奈國之事何

美女篇

五言 善曰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銑曰以美女喻君子言君子既有美行上

願明君而事之若不得其人雖見徵求終不能屈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

五臣作西字音先協韻 善曰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

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向曰妖美閑麗也

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 翰曰柔條

嫩枝也冉冉動貌翩翩飛貌

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善曰攘袖卷袂也環釧也

銑曰攘宣皓白約結也

頭上金爵釵胥佩翠琅玕

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

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頭施金爵故以名之琅玕石而似玉

濟曰釵

明珠交玉體珊瑚

間木難

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

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良曰

羅衣何飄飄

善作

飄飄

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

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

若蘭向日還轉也

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善曰慎子曰毛廋西

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禊祝曰懷秀女使不餐

翰曰休止也借問女安居乃在城

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

善曰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

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濟曰端隔也

重關重門言結閉也

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

善曰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月初出照

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
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向

曰希慕
令善也

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善曰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

銑曰言媒氏何所營求而不及
此時安定此親以玉帛者乎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

難

善曰楚辭曰閭佳人兮召予濟曰佳人慕義求賢志實難拔以喻君子非禮不苟合

衆人徒

善作
何

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善曰

答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哀蔡雍霖雨賦曰
中宵夜而歎息翰曰衆人徒嗷嗷喧譁也安知佳人
之所觀采向曰盛年之人既不與偶則中夜起歎息
矣言中才之人雖有慕士之心而勞其志則賢者竟不

至
矣

白馬篇

五言 善曰歌錄曰白馬齊瑟行也 良曰見乘白馬者故有此曲言人當立功立

事盡力為國
不可念私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

善曰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說文曰羈絡

頭也

銑曰羈轡也連翩馬馳貌

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善曰幽并二州名班

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向曰幽并二地名

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

善曰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翰曰揚其騎射之聲名沙漠西北地名

宿昔

秉良弓楛矢

何參差

善曰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家語孔子曰肅慎氏

貢楛矢濟曰秉執也楛矢

竹箭也參差未射在手時也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質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

三枚馬蹄二枚良曰控引也左的仰手接飛猱俯身射的月支射帖也言妙皆能摧破

散馬蹄善曰凡物飛迎前射之曰接猱猱屬也狡捷過

猴援勇剽匹妙若豹螭勅知善曰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勅離切方言曰剽輕也向

曰狡健捷疾也剽猛也邊城多警急虜騎善本數遷移善曰長楊賦曰永無

謂句奴逼邊也翰曰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

奴左顧陵鮮卑善曰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戎或云鮮卑蒼

頡篇曰凌侵也濟曰羽檄徵兵之書也厲策也棄身登高隄望寇也銑曰蹈踏陵侵也鮮卑匈奴也

鋒刃端性命安可懷

向曰端際懷惜也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

妻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名編

五臣作在

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

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善曰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

士視死若歸臣不若王子城也良曰捐并也

王明君辭

五言并序

石季倫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卿初崇

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於是秀乃勸倫

殺崇遂遇害

銑同善註

王明君者本是

五臣作為

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

善作焉
善曰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
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

向注同匈奴盛請

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

五臣作明

君配焉

善曰琴操曰單于遣

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

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

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善曰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

女為公主以妻烏孫焉

翰同善注琵琶樂名

其送明君亦必

五臣無必

爾也其造

新之

善本無之

曲多哀怨之聲

濟曰自是造為新樂曲也

故叙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

善曰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

單向曰我為明君稱也

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

善曰曹子

建應詔曰前驅舉旌後乘抗旌銑曰訣別也前

僕御

涕流離轅馬悲且鳴

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

陵詩曰轅馬顧悲鳴

良

哀鬱傷五內泣淚霑

善作珠

纓善曰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霑纓

行行日

已遠遂造

到匈奴城

善曰魏文帝苦哉行曰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翰曰造至也

延我於穹廬加我閼

延氏支名

善曰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

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旃帳也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向曰穹廬

帳也閼氏單于后名

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

善曰殊類異類李陵答蘇武書曰但

見異類

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臯立為復系

若避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良曰羞以女嫁匈奴故對之慙驚

殺身良不易默默以

苟生

善曰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賈誼弔屈原曰吁嗟默言墨子曰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

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也濟曰默默隱忍貌苟且也

苟

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

善曰楚辭曰蓄怨乎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蔡琰詩曰

心吐思兮胃憤盈

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

善曰魏文帝喜霽賦

翰曰盈滿也

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高誘呂氏春秋曰征飛也翰曰假借遐遠征行也

飛鴻不我

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國

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銑曰不我顧不顧我

也屏營迴行貌

良曰玉英皆喻明君匣中喻漢糞上

喻匈奴也

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

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

英花也

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也

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足與歡樂甘以其

身與秋草俱凋隕不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善曰漢書張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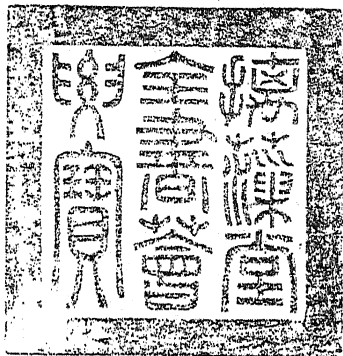
願生居匈奴之中

曰有愛女遠嫁為

張掖太守蕭咸妻



文選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劉天蒼